

李白诗 寻踪 ⑤

# 《上李邕》： 19岁的李白年少轻狂

□马睿

## 《上李邕》

大鹏一日同风起，  
扶摇直上九万里。  
假令风歇时下来，  
犹能簸却沧浪水。  
世人见我恒殊调，  
闻余大言皆冷笑。  
宣父犹能畏后生，  
丈夫未可轻年少。



位于重庆的长江瞿塘峡。新华社资料图片



李白像(马睿临)

唐玄宗开元七年(719年)，19岁的李白辞别了峨眉山上的明月，一路沿江东下，来到了渝州(今重庆市)。当时，著名书法家李邕正在渝州当刺史，李白便前去谒见李邕。在谒见时李白因为不拘俗礼，且谈论间放言高论，使李邕不悦。李白在临别时写了态度颇不客气的《上李邕》一诗，以示回敬(葛景春《李白〈上李邕〉写于蜀中》)。诗中说，大鹏鸟有一天会乘风而起，借此扶摇直上九万里之外。即使风停了下来，也能在大海中掀起汪洋巨浪。世上的人见了我都觉得语出惊人，听了我的话都冷笑。孔子都要让年轻人几分，大丈夫您又岂能轻视年少之人。

## 壹

## 初出茅庐 前往拜谒大书法家李邕

李白拜见的这位渝州刺史李邕很有意思，值得细说。

李邕的父亲叫李善，年轻时曾追随广陵(今江苏省扬州市)大儒曹宪学习《文选》。后经人荐引，先后担任崇贤馆直学士、沛王侍读、兰台郎、潞王府记室参军、涇城令等职。晚年寓居汴州(今河南开封市)和郑州，以讲授《文选》为业。李善所注的《文选》六十卷，大行于世，被时人誉为“文选学”，而他本人更是被学界尊称为“书籟”，即书箱的意思。能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，李邕自然也不是等闲之辈。

李邕很早就出名了，是有名的书法家，文章也写得很棒，是长安城(今陕西西安市)世家子弟中的翘楚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左拾遗。

由于李邕先后跟中书令李峤、汉阳郡王张柬之、知内侍省(总管太监)杨思勳、监察御史张廷珪、左骁卫兵曹柳勳、洛州司马崔日知、御史大夫崔隐甫、户部侍郎倪若水、宗正卿姜皎等人走得比较近，故而频频升迁，历任左台中侍御史、户部员外郎、户部郎中、渝州刺史、括州刺史、淄州刺史、滑州刺史、陈州刺史、汲郡太守、北海太守、卫州刺史、青州刺史等职，甚至差一点儿就当上了纠弹百官朝仪的御史中丞。

在古代，有人的地方就有左、中、右。任何政治集团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，往往会按照政策倾向、权力组合、入仕渠道、性格远近、感情好恶、血缘裙带等不同因素划分为不同的派别。

各派在招募党羽时，考量因素虽复杂，但大致而言，多会围绕忠诚程度、思想倾向、个人能力、来源渠道和性格人

缘等因素来取舍。而官员个人身上的派系标签在平时看不出来，只有在关键时刻如职务任免时才会暴露。

正因为李邕和李峤等人关系好，所以就得罪了侍中岑羲、中书令崔湜、中书令姚崇、中书令张说这一派。加之李邕骨子里始终是个文人，本身又有“词高行直、疾恶如仇、不容于众、性资豪放、不治细行、所在贿谢、吹游自肆”(《新唐书·李邕传》)等职场缺陷，也曾屡屡被贬，一度甚至“仇人告邕赃贷枉法，下狱当死”，在大唐的官场上，堪称大起大落。

在帝制时代，朝堂内外的派系斗争永远存在，只不过时而清晰时而模糊，时而激烈时而缓和。

到唐玄宗天宝六载(747年)，宰相李林甫因忌惮李邕才干和名气，便罗织罪名，将其杖毙于青州(在今山东省)。李邕享年七十岁。

直到唐代宗即位后，李邕才追赠为“秘书监”(刘昫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中、宋祁《新唐书》卷二〇二《李邕传》、李昂《唐故北海郡守赠秘书监江夏李公(邕)墓志铭并序》，胡可先、杨琼《唐代诗人墓志汇编》第182页)。

一向自诩“不屈己，不干人”的李白之所以愿意去拜谒李邕，是因为他“素负美名，能文养士，贾生、信陵之流，人间素有声称，后进不识，京、洛阡陌聚观，以为古人。或将眉目有异，衣冠望风，寻访门巷”，以至于“阡陌聚观，后生望风内谒，门巷填隘”(刘昫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中、宋祁《新唐书》卷二〇二《李邕传》)。

## 贰

## 年少轻狂 不拘俗礼让李邕不悦

但遗憾的是，此次拜谒让李白大失所望。在谒见时李白因为不拘俗礼，且



《麓山寺碑》唐李邕

谈论间放言高论，使李邕不悦。于是，李白便写下了《上李邕》这首给自己打气争面子的牢骚之作。

那么，李邕为什么不待见李白呢？是李白的文章不够好吗？还是另有原因呢？

李白在诗里隐隐约约透露了三条线索：李邕一是见自己说话不着调，喜发奇谈怪论(世人见我恒殊调)；二是认为自己不够谦虚，口气太大了(闻余大言皆冷笑)；三是嫌自己太年轻了，在文坛没什么名气(丈夫未可轻年少)。

李邕有个致命的性格弱点，就是特别“好名”。一言以蔽之：迷信名气。这个缺点早在武则天时期，他还只是个左拾遗时，就表现得很突出。

有一次，御史中丞宋璟弹劾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、张易之兄弟有不顺之言，要求交付司法部门审理，武则天一直不肯答应。当时双方僵持不下，文武百官都吓得不敢吭声。这时，李邕跳了出来。他站在皇宫玉阶下说：“臣观宋璟之言，事关社稷，还望陛下批准他的奏请。”武则天的脸色这才稍稍有所缓解，同意了宋璟所请。

待退朝后，有人问李邕：你只不过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(左拾遗为从八品上)，万一今天皇上发了脾气，你马上就要倒大霉，为何敢如此放肆？不料，李邕却洋洋得意地回答说：“不愿不狂，其名不彰。”(刘昫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中《李邕传》)若不如此，后代何以称赞我呢？据此可见，李邕为了青史留名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

还有一件事，也足以说明李邕特别“好名”。右司员外郎萧诚是当时一位著名书法家，他经常会把自认为满意的作品送给李邕看，可李邕每次都都不屑一顾。久而久之，萧诚气不过，便想捉弄一下李邕。

萧诚伪造了几幅古帖，朝夕把玩，故意使其变得又黑又暗，见到的人都误以为这是数百年前的古人真迹。不久，萧诚便故意放出风说：“我有王羲之的真迹，珍藏已久，特别想让大书法家李邕给鉴定一下。”

这话传到李邕耳朵里，他顿时来劲了，欣然同意一见。但萧诚为了吊他的胃口，故意又拖了十天，迟迟不拿出来。

这样一来，便惹得李邕心急火燎，对萧诚说：你答应给我看，又不拿出来，这不是骗人嘛！

于是，萧诚派家僮回家去取。取来后，由于李邕对这份“古帖”渴望已久，故而毫不怀疑，当场就表态说：“确实是王羲之的真迹，平生未见。”在座的人，

也都纷纷附和。

又过了几天，萧诚邀约李邕和众位宾客聚会，故意对李邕说：“您平时常看不上我的书法，上次我拿出了几张儿时的习作，您为何认为是王羲之的真迹？您的鉴赏力跑到哪儿去了！”

李邕一听此言，大为愕然。为了挽回面子，只好悻悻地说：“你再取来让我看看。”

待萧诚再次打开这卷“古帖”时，李邕只略略看了一眼，便扔在床上说：“仔细看了，也不见得多好嘛！”(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卷十)。

通过这则逸事，就可以看出，李邕对名气的迷信已到了何种地步。

## 叁

## 看走了眼 丈夫未可轻年少

不难想象：李白当时才19岁，虽然有一些文学成就，但毕竟尚处于“短羽离襦”阶段(计有功《唐书纪事》卷十八引杨天惠《彰明逸事》)，也就是羽翼未丰阶段，自然在文坛没什么名气。

再加上李白还有个怪毛病，与人交谈时，一开口便是“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(《代寿山答孟少府(移文)书》)、“暂因苍生起，谈笑安黎元”(《书情题蔡舍人雄》)等语句，别说是李邕这样的一州刺史、封疆大吏，就算是普通人听了，肯定也会觉得这小子说话太不靠谱了吧！

从年龄上论，李邕生于唐高宗仪凤三年(678年)，足足比李白大了23岁。若按古人早婚的习惯，李邕都可以当李白的爹了；从家世上看，李邕的父亲李善是著名学者，而李白是商人之子；从职务上说，李邕是渝州刺史，李白是平头百姓；从书法上讲，李邕被大书法家李阳冰誉为“书中仙手”(《宣和书谱》卷八)，而李白此时尚未崭露头角；从文学上讲，李邕的文章连皇帝都要频频派太监去索取，李白却尚在于谒权贵，以求引荐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从名气上来说，李邕已是“素负才名”的大书法家(钱易《南部新书》甲)，连唐玄宗都“识其名，诏勿劾”(宋祁《新唐书》卷二〇二《李邕传》)。李白则还是个不为人知的无名小辈。

在李邕看来：眼前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，竟然自比传说、姜太公、管仲、诸葛亮、谢安这些大圣大贤，甚至连读书人最尊敬的至圣先师——孔子都敢拿来调侃、嘲笑。公然叫嚣：“我本楚狂人，狂歌笑孔丘”(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)、“君看我才能，何似鲁仲尼”(《书怀赠南陵常赞府》)。面对一个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冒出来的商人之子，居然如此不知天高地厚，李邕这样的好名之人，岂会给他好脸色看？

不过这次，李邕却看走了眼。有个性是李白的文风、诗骨，也是他的力量。一个性格理性的人是绝成不了诗人的，只适合去当政治家。

李白不同于一般人，他乃“谪仙人”。如果连李白都不狂、不做、不疯，他还是李白吗？